

战俘营中的美军迪安少将

◆ 王乃庆

在战俘中军阶最高的是美军 24 师师长威廉迪安少将。他被俘后，麦克阿瑟曾命令侵略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查找他的下落。沃克中将采取了一切手段四处搜寻，毫无踪迹，而沃克中将却在他率领部队与我军交战溃败时，惨死于车轮下。至此，美军在朝鲜战争中损失了两名将军。最后，军司令部向迪安少将原来的部属调查，得出结论：美军在大田被围时，迪安将军在指挥部队突围时，不幸以身殉职。为表彰迪安忠于美利坚合众国的行为，经麦克阿瑟提出，美国政府决定授予迪安少将美国最高荣誉勋章，由迪安太太授受。没多久，中朝方面突然向全世界发送了一条爆炸性新闻：美军侵略的陆军第 24 师师长威廉迪安少将并没有死，而是在朝鲜大田战役中当了俘虏。这条新闻还特别指出，迪安少将现正在朝鲜北部战俘营中，他受到人道主义待遇，人身安全有保障。这条新闻使美国政府很狼狈。而迪安的太太听到此消息后，立刻转悲为喜，涕泪纵横。她忙不迭地把“勋章”送还国防部，并说：“那块奖章有什么用，丈夫活着比什么都好。”

迪安在战俘营度过了三个春秋。最初，他无时无刻不在盼望麦克阿瑟能派一支特种分队出现在他面前，把他从战俘营解救出去，他毕竟是美军精锐部队的少将师长，是美军中的“精英”嘛。等啊、盼啊，几年过去了，最后他终于明白，救他出去的美军特种小分队是不会来了。他所在战俘营戒备森严，离前线 100 多公里，从 1951 年夏季开始，朝鲜北部的空域已经不是美国空军一家独霸了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米格-15 战机已升空作战。他很失望。

迪安在战俘营受到的待遇和普通美军俘虏不同，他吃住都比一般的战俘要好。但迪安整天愁眉不展，他不明白，他的部队对日本军队作战时，战绩辉煌，侵入朝鲜后装备更是先进，怎么会连一个月不到就被打败了？他相信，他的倒霉不过是个偶然，“联合国军”在仁川登陆后，他认为战局肯定会变化，美军赢得朝鲜战争只是时间问题……他在战俘营等着、盼着、看着，渐渐地他绝望了。“联合国军”连吃败仗，仓皇退到了

在抗美援朝战争中，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了五次战役，共俘虏了号称“联合国军”13 个国家的 5000 多名战俘。其中美军战俘 3000 多名，英军战俘 1000 多名，土耳其战俘 240 名，其他如法国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菲律宾、哥伦比亚、日本等国都只有几名，但不包括志愿军遵照毛主席指示，在战场上就地释放的几批美俘和美军伤病战俘。我们对所有战俘都遵循《日内瓦公约》的原则精神，实行人道主义的宽俘政策。

“三八线”。联合国军败相已露，几十年的军事经验告诉他，美军在朝鲜已经不可能战胜中国军队，自己只能老老实实等待战争结束战俘遣返的这一天了。迪安在战俘营也没闲着，吃饱睡足后，他将自己的战俘经历写了一本书，书名叫《在朝鲜被俘历险记》。1953 年春天，美国国内的出版商得知这一消息，通过在朝鲜开城采访



■ 在战俘营举办的圣诞晚餐上，一位志愿军军官和一个战俘军官举杯共祈世界和平



■ 伤病战俘在战俘营医院里得到我军医护人员精心的治疗

停战谈判的美国记者，再通过我方记者传信给迪安，准备出版这本书，开价 5 万美元。迪安在战俘营连声说“NO”，翻了一个跟头，开价 10 万美元。这个迪安看来在朝鲜做生意的本领已经超过打仗的本领了。我们同志听了感到奇怪，一个将军打了败仗，当了俘虏，有什么可颂扬的？其实这就是美国的价值观。迪安回国后还升为

中将。中朝军队经过五次战役，不仅大量消灭了“联合国军”，还把他们赶回“三八”线。这时迪安的幻想彻底破灭了，他开始客观地反思这场战争。在我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和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接见他时，他承认：即使我们美国将战争放在发动一切力量的基础上，也赢不了这场战争。中国就在朝鲜的后面，中国有取之不尽的人力。即使我们占领了全朝鲜，他们仍会在边界和我们战斗。迪安特别感慨地谈到中国，他说：“我看不出来，世界上有哪个人能有什么办法去征服中国。中国是一个广大而无限量的国家，无论你到达这个国家的什么地方，他们的四面八方都有雄厚的力量，即使你进攻到北京，也无济于事，中国，还是中国，最终你都会被中国人赶跑，丢尽颜面。”“这点，历史在中国是重复的。过去一些国家都想吞并中国，但都没有吞下，今后也是这样，不仅十年，一百年是这样，一千年一万年也是这样。中国这个国家了不得。”迪安一再强调，美国人民也是爱好和平的人民。他说：“美国人民不好战，大部分美国人民都怕和平在一夜之间让战争夺走。不过这样的‘神经病’还是有的，你我都不要太天真了，以为和平能期盼来，那是不可能的。”迪安最后表示：“我们美国人跑到朝鲜来，这个胶棒得不轻，我很难过，战争发动不得，乱发动战争必吃苦头。现在我只有一个声音，让年轻人回去，妈妈在等他，情人在等他……”朝鲜停战谈判签字后，法国《人道报》记者贝却敌访问了迪安。迪安对贝却敌说：“我感到我们美国越早离开朝鲜越好，征服朝鲜是一个没有希望完成的任务，没有希望实现的使命，没有希望达到的目的。”

迪安在被遣返的前一天，即 1953 年 9 月 4 日，中朝遣返委员会在开城为迪安举行了送别便宴。中朝军队对他的宽待使他非常激动，他频频举杯豪饮，连连感谢，结果喝得酩酊大醉，把刚穿上的中朝方面为他做的新西服都吐脏了。临别时，他握着中朝军队代表的手连连说：“愿美国和中国、朝鲜永不开战！”（摘自《上海滩》2013 年第 8 期）

唐云传

郑重



21. 禅榻画梦

唐云饮酒，虽然常出入于酒肆之间，但半月一次的吉祥寺酒会，那是一次也不脱的。每次酒会，自然免不了谈诗论文作画。这次酒会还没有结束，唐云突然感到有些倦意，遂由若瓢扶至禅榻暂歇。若瓢走后，唐云即于枕畔看到邓散木、白蕉合作的墨竹扇面，连呼：“热闹，热闹！”邓散木的学生余穗祥闻得呼声，即忙走了进来，恭敬地问：“唐老师，你需要什么？”“随喜功德，老夫亦何能跳出此一热闹界也。”唐云喟然叹曰。余穗祥知道唐云要作画，连忙收拾茶砚，在一旁侍候。余穗祥拜邓散木为师，攻读《汉书》，受邓散木人格的影响较深，有着刚正不阿的脾性。读书则非常用功，广闻博取，强记于心。唐云推枕而起，用若瓢的小狼毫，另写清光数竿，竹叶纷披，极有个性，特别是中间的数片竹叶，如菱脱髻，如发解髻。“千载以上尚无第二人具此大手笔也！”余穗祥站立在旁边，屏息静气，内心中却洋溢着极为赞美之词。唐云作画极为严谨，反复增益是常有的事，此非外人所知。唐云画好初遣，重又和衣而睡，待初遣干了之后再行渲染。余穗祥对着竹子又看了一眼，随即悄悄退出。这时，若瓢刚巧送香茗来供唐云消渴，瞥见桌上墨香四溢、元气淋漓的画作，所获逾望，欣喜欲狂，哪里还顾得着唐云睡不睡着，疾步向前，便去摇他的身子。唐云才转过身来，若瓢即讷讷地颤音说：“唐大施主在上，看来贫僧真该给你泥首了。”“嗨，我画得辛苦，哪有你磕头这么便当！好了好了，算你佛光普照，寒山拾得。”唐云的伴嗔回答，一语双关，充满着禅的锋机。寒山、拾得，俱是唐时高僧，唐云用在这里，却也是十分的俏皮。

宾主狂啸，声音传到外面，座上的人都来到净室，一看唐云的新作，自是皆大欢喜。“怎么样，四美具，两难并，题它几句，来个四韵俱成？”白蕉转身对唐大郎说。“少给我摆魁劲，今天我也不行。”

春华堂笺扇庄老板任华东，宴请上海书画名流，特请白蕉作总招待。唐云迟迟不到，任华东专派小车去接。唐云刚下车，白蕉就埋怨老友：“一人向隅，举座不欢！”“你没有听说胖子怕热吗？你有人接西瓜，自然暑气全消，我可只吃酱瓜，酱瓜者，瓜之皮也，踩在脚下，不免滑脚。”白蕉大笑，说：“哪里哪里，老药你这是‘一壶天地小于瓜’，曼生壶的真知己，自然不买‘白虎汤’（中药普西瓜为‘白虎汤’）的账了！”唐云对白蕉的戏谑自有出典：一天，白蕉接到一位不相识者的信，催索画件，白蕉估计当系“打秋风”者，即复一信曰：“……舍间西瓜已尽，若有意接济，可来数担。”在这里唐云重提此事，可见其风趣如此。

这一天，席上有邓散木、施叔范、来楚生、江寒汀、张炎夫、钱九鼎、徐菊承（九华堂宝记笺扇庄经理）、陈灵犀、唐大郎、平襟亚、王雪尘（《罗宾汉》报社长）、若瓢等人。余穗祥也到场，以邓散木作比，这些人都是他的老师辈的人物，只能屈居于学生的地位。有这么多的画家到场，壁上自然是翰墨淋漓的多了。内堂壁间挂着白蕉的墨兰，由四幅大屏条联成整体，无疑是白蕉的得意之笔。当着这样多朋友的面，白蕉不无自负地先要唐云评价。“那还用说，当然又是‘王阿瓜笔法’，我看还是吃瓜得瓜哩！”唐云笑吟吟地说。白蕉大笑，接着认真地说：“石头不好画，还有那荆棘……”“石头并不怎样，荆棘画得好，意境也不错。”来楚生不善言辞，但他说出来的都是真话。“怎么题诗？‘冰根乱吐小红芽’，钝根人哪里得知。”邓散木说话总是带些锋芒的。“还是请施斋来补吧。”白蕉说。施叔范沉吟半晌，微微叹曰：“坡仙一肚子不合时宜，悠悠众口，难哪！”最后，唐云说：“留下点空也好，要花要刺，让他们去闹吧。”白蕉看到有平襟亚在场，就说：“人患不知足，我也是得陇望蜀，能与唐大石合作出一画册，微躯此外复何求也。”平襟亚的中央书店曾经出版过《散木、白蕉钢笔字范》，听白蕉这样说，当然想出唐云的画册，就满口答应：“一定出，一定出。”唐云说：“他要出画册让他去，我是不想出什么画册的。”

6. 那你想怎么做

“你这样做不是和 C 市中院之前的做法一模一样吗？那等于没有帮上什么忙！”刁副院长很不高兴。季冲没有立刻回答。他心里清楚，万一真的做出了错误决定，造成严重后果和不良影响，担当过失的当然是他季冲了。到时不要说升官，恐怕降级也在所难免。

“你怎么不吭声啊？”刁副院长见季冲低头不语，猜不透他在动什么脑筋。

“刁院长应该知道国家赔偿这个概念吧？方国良抵了，万一到时置换的查封物资不抵债，他们会要求国家赔偿。”季冲瞟了瞟刁副院长的表情，看他有些茫然，就加强了一下语气说：“几千万哪，我们法院怎么承担？这样吧刁院长，要不您给我一个承诺，万一有什么事，您会为我出面，或者您会和我一起承担后果。”

刁副院长闻言一愣，表情呆滞地看着季冲，过了半晌才开口道：“这个嘛，得容我考虑考虑，要不今天先谈到这里吧，我们都再想想更好的办法。”“那好吧，我就先告辞了。”季冲离开刁副院长办公室的时候，长舒了一口气。

刁副院长站在他办公室的窗前慢慢抽着烟，办公桌上的烟灰缸里已经有好几个烟蒂。昨天晚上在一起商量着如何帮王根宝化险为夷的妙计时，王根宝先提出了一个方案：既然民事庭季庭长对置换抵押物吞吞吐吐不肯出手帮忙，那么不妨换一条途径进行突破。“我要从源头上把这件事扳过来。”王根宝一副深思熟虑的样子，“你们想，导致对方要求法院封存我矿产的，是那所谓的《承诺书》。如果我们能证明这张《承诺书》是伪造的，那么不就是釜底抽薪吗？”

葛辉对《承诺书》的事曾有所闻，他问道：“《承诺书》不是去北京做过鉴定了吗？”“那又怎么样？”王根宝似乎对这样的问题早有准备，“就做了一次鉴定，难道就不会有什么错误或者猫腻吗？”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葛辉好像开始明白王根宝的话中之意了。

“作为受害者，我完全可以对《承诺书》的鉴定结果提出异议啊，你们说对不对呢？”王根宝一对眼珠滴溜溜地在葛辉和刁副院长两

人的脸上转来转去。

“等等。”刁副院长说：“关于《承诺书》鉴定的事我不太清楚，你能不能简单讲一讲经过？”“可以啊。”王根宝就把关于《承诺书》签字笔迹真伪的分歧，以及送去权威机构鉴定的过程简而对刁副院长介绍了一遍，然后说：“现在只要想办法证明那张《承诺书》上的签名是伪造的，就什么都解决了。”“这倒是个突破口。”刁副院长听完表示。

“我打算向省高院提出要求，重新判断先前对《承诺书》鉴定的结论，由省高院出面，再做一次笔迹真伪鉴定。”王根宝说。“那又怎么样？再做一次鉴定的结论很可能是一样的啊。”刁副院长提出怀疑。“当然不能再拿原来那份《承诺书》去再做一次鉴定啦！”王根宝说。“那你想怎么做？”刁副院长极其认真地问。

“你们看这样做行不行。”王根宝不再转弯抹角了，“我呢，马上向省高院提出对《承诺书》再做一次鉴定的要求。刁院长你要帮小弟我一个忙，给季庭长下个指示，让他以省高院需要对《承诺书》做进一步鉴定为由，督促方国良尽快把《承诺书》原件交到省高院来。一旦《承诺书》到了省高院，刁院长你要设法将它拿到你的手上。”

“然后呢？假如《承诺书》到我手上了，又该怎么办呢？”刁副院长倒是急了。王根宝面朝葛辉道：“接下去的事就要麻烦葛书记了，要找公安局里你的老部下参与这件事，就说公安局可以出面对《承诺书》做第二次鉴定，让刁副院长直接将《承诺书》交到公安局手里，接下去的事不就好办了吗？”

葛辉和刁副院长都大致听明白了王根宝的计划，两个人都在心里盘算着这个计划成功的概率。显然，王根宝所说的接下去的事，肯定不是按规则出牌了。

一直不开口的葛辉听王根宝这么一说，就知道如果他葛辉不表个态，姓刁的就会躲躲闪闪，于是道：“王董这个计划听起来合情合理，操作起来似乎也不会太难，对不对啊，老刁？”“哦，是，是的。”刁副院长其实还没有考虑好。“只要前半部分刁副院长能顺利操作好，我没有问题。”葛辉朝刁副院长的背后推一把。

生死对决

柯兆龙
温哥华的中国富豪

